

魯東游擊夜行軍

八年抗戰魯東歷險記

李先良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的炮聲，燃起了中華全民抗戰的火燄，自此八年歲月，我始終在敵後山東省膠東半島和青島嶗山地區打游擊，不是敵人來攻打，便是我們去襲擊人，無數的大小戰鬥，使我們的經驗，日積月累，越打越豐富起來了。初時，我們經不起敵人的掃蕩，後來也能從容應付，我們的方法，第一是加強情報工作，能以預先偵知敵人的態勢模樣，早作準備轉移陣地，給敵人撲空而我無所失；第二是利用夜間的活動，神奇莫測，聲東擊西，使敵人防不勝防，敵為被動而我成主動，這是游擊戰巧妙的運用，能夠存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敵人據點的地方，就是我們掌握的範圍。我們以訓練裝備均極薄弱的武力，對抗武器優良的敵人，自是強弱異勢，但在淪陷區內，敵人不過佔據「點」「線」，我們控制廣大的「面」，推行政治工作，維繫民心，襲擊敵人，拖住敵人，所以游擊戰既可發揮政治方面的功能，又能發揮軍事方面的作用。

黑夜活動酸甜苦辣

游擊戰鬥，是白日潛藏，夜間活動，在晝夜之間，和敵人平分天下，因此敵人打不起勁，也常常曳兵而回巢，收斂他們的凶燄。黑夜，雖然對游擊者而言，有極大的幫助，却包含了許多辛苦、緊張、危險、和悲壯的經歷。

黑夜行軍，爬過山嶺，渡過河流，越過叢林，穿過羊腸小徑，除了兩腿之外，沒有代步工具。至於酷暑酷寒，挨凍挨餓，那是當然的事。在崎嶇的山地或荆棘叢生的道路，走到平坦的地面上時，便覺得舒適異常；在黑夜疲乏停步休息時，躺在地上、石頭上、泥坑上，睡在鄉村祠堂裏存放着的空棺材蓋上，都覺得比睡在洋房裏的席夢思床上還要舒服。飢不得食，渴不得飲，忽然得到粗餅乾糧充飢，河水井水解渴，真比山珍海味，汽水啤酒有味。在朔風凜冽中，穿着薄軍服，凍得手腳僵硬肌膚裂痛時，進到一間草屋或是破房裏，會感到比在水汀間要溫暖。在行軍中，領悟到苦痛與快樂是相對比較出來的，不受過痛苦就不知道快樂與幸福。但知從物質享受中去追尋快樂，以求滿足無憂的慾望，所得的只有苦惱，不如從吃苦中去求取苦後的微甘，倒是真正的快樂，真正的滿足。

月夜行軍，最易引起對於人生的感悟，對於家鄉的眷戀。我個人在這時候，常是想到遠在江南的老母和妻子與幼兒的健康與安全，想到他們此時此刻已入睡鄉，也許懷念征人而正在夢中與我相會呢！同時在一步一步的夜行軍中，又想到國難何時可以解除，戎馬生活何時可以結束？家人何時可以重聚？踏月沉思，百感俱集！可是橫在眼前的，便是血淋淋的場面，成千成萬的同胞被敵人屠殺，被蹂躪，同胞的呻吟，沖刷了骨肉關切；最後，還是拋開家室妻孥之戀，誓死殺敵報國，聊盡我心。

八年游擊抗戰，夜間活動，成為家常便飯，不僅敵人無法消滅我們，反而我們愈久愈能牽制敵人、打擊敵人、拖死敵人。游擊戰爭，對於「戰勢」，極奇正變化之妙，孫子兵法所謂「少則能逃，不若則能避」，「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致人而不致於人，使敵不知其所守，不知其所攻」等等原理，游擊戰對此便是實

際的應用而發揮無遺。游擊戰與正規軍以破國破軍的目的不同，游擊戰是以劣勢的部隊對於優勢的軍隊作戰，雖於破國破軍之後，仍能為戰爭之持續，游擊戰要能於強弱異形主客異勢之前提下，達成爭取時間消耗敵人之目的，由窮變通，轉否為泰，俗語所謂「蜂蝗可以咬死一個巨人」，美國在韓戰與越戰的失敗，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在八年抗戰的夜行軍中，情況不一，任務不同，其中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有下面幾個驚駭可怕的遭遇。

魯東行署遭敵掃蕩

民國二十八年一年中，在膠東曾有偽軍張宗援（張為日本人，其統率之部隊則為偽軍）部的進犯，青島烟台敵人更幾次聯合出動進攻，但這些都是部份的攻勢，祇有一二路的兵力，當時我已担任山東省政府委員兼魯東行署主任。敵人佔領膠濟鐵路和津浦鐵路後，把山東全省南北東西隔成四塊，省政府為推行軍政方便起見，將魯東、魯西、魯北三區各設行署，派省政府委員一人兼任主任，代行省府職權。魯東設三個行政專員區，共轄十五個縣，所有專員和縣長以及該區內的省縣保安團隊，統歸行署主任指揮監督，那時我是魯東的最高軍政長官。當時敵人所謂的連合掃蕩，在初期敵人的力量有限，並不厲害，我們很能應付自如。可是二十九年二月，敵人在華北各地抽調兵力萬餘人，預先配駐在烟台、即墨、平度、萊陽、牟平、威海、石島各重要據點，由棲霞、平度、即墨同時向東推進，在各該處出動軍隊

分成三路、五路、七路不等，以扇形、掃帚式的陣勢朝東向前平推，經過萊陽、海陽、牟平、文登、榮城等縣時，各該處原有的據點之敵軍，即刻會合出動壓迫我軍。魯東半島是一個牛角尖的地形，愈東愈窄，敵人自西向東，兵力愈來愈厚，各路距離愈進愈密，我游擊部隊越退越無路可走，到了黃海與渤海之濱，如無轉移逃避凶險之策，祇有跳海或全被殲滅。我在魯東地區八年間，惟有這一次的遭遇最危險。

這一次苦鬥，我們確實受到很大的打擊，狼狽不堪，事後回想起來，全係沒有應付敵人的經驗，若是拿以後經過多次戰鬥的經驗來對抗這種掃蕩，決不致窘迫到那樣地步。可見天下事的成功，都源自失敗的教訓，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也就是這個道理。

民國廿八年過陰曆年節的時候，我的行署設在海陽高家小村，在元旦農曆春節，我還去磐石店海陽縣政府聚餐，王縣長信符報告敵人到邢村等地的消息，當時以為仍是敵人平常的出動，不以為意。但過了三天敵人南路部隊已佔海陽南面各村鎮，中路到朱吳，北路到徐家店。

我繼續接到其他北部敵人集結出動的消息，知道是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我除通知各縣政府各保安部隊相機應付，避免損失外，立即集合行署官兵趁着夜間作轉移行動。翌晨到牟平縣東隅山間休息，下午五時據報，敵人的前鋒，已跟蹤而至，距離不過十里。

敵騎追蹤雨雪載途

我們當時祇有迅速東移，但忽然下起雨來，雨中行軍，衣服盡濕，又不敢停留，仍然前進。入夜以後，天氣轉冷，雨後下雪，愈降愈大，漫天紛飛，不到幾個小時，就把大地田野山谷舖成一片白茫無邊的銀被，看不出道路高低與池塘溝渠了。即使平時走熟的路，此時亦無法辨認，只好找老百姓來帶路，雪夜中一片白色，但老百姓在厚厚一片白色土地上，亦認不出道路，我們這時是一步一跌，蹣跚摸索，祇知往東前進，以離開敵人的追趕愈遠愈好。夜半時刻，朔風愈吹愈猛，把我們的濕衣履，凍成了堅硬如盔甲與冰鞋一樣，這種情景，真是「積雪沒脛，堅冰在鬚，續續無溫，墜指裂膚」，和古人所描寫的戍兵遠征，雪夜行軍的痛苦完全一樣，除此之外，還有敵人在後的窮追，再加心裏上的緊張和有被殲滅的擔憂。此時跟我的只有行署衛隊一個連，和行署職員與重慶國民政府派來淪陷區賑濟委員賈慕夷先生（後任山東省議會副議長），青島市律師公會會長牟子明先生等多人。賈委員是前兩天才割痔瘡，不能行動，祇好坐在椅子上，由四個人抬着走；牟會長是胖子，而且喘氣，走路更苦，這個情況，對他們兩人而言，乃是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痛苦。竟夜中的雨雪行走，離拂曉時刻不遠，我的士兵，或是兩足凍僵了，或是腳趾腳跟給凍成冰的鞋子擦破流血了，個個都走不動了，於是不得不找到前面的村莊（午飯村）歇腳，休息一下，一間村裏的村長，才知道我們整夜只走了二十里路程，大家面面相覷的不禁嘆了一口氣。因為實際所費的力量，幾乎等於走了二百里。原



膠東文登崇城沿海海灘上之「鹽陀」，二十九年日軍「大掃蕩」時本文作者因避敵人兇攻曾爬入鹽陀內躲避一夜得以脫險。

來大雪中迷失了路徑，走了許多冤枉路，同時兩腿在雪中抽拔，一步路要抵十步路力氣走，有時還要跌入溝渠水塘之中，費力多而路走不遠。偶到民間空屋草舍中暫息，頓覺溫暖，但腹中空虛，飢餓難忍，老百姓趕緊燒水煮飯供應，解決了我們的飢渴，消除了我們的疲困，使我們深體對日抗戰，敵後游擊區內，如無民間的協助，是無法長期作戰下去的。我們除利用休息時間吃些粗糧果腹外，又在民間拿些柴草把衣服烘乾，趁天色尚未拂曉，再走七八里到達牟平縣政府所在地——小虎嵐村莊，我與蔣縣長商議，把賈委員、牟會長等長衫同志疏散安放在老百姓家裏，免得他們吃苦，我們也不為所累，使行軍轉移更加方便。我們一行人等在小虎嵐休息到下午五時，正要吃晚飯，據報敵人又出動了，前哨已離村不遠，我們祇好趕緊離開。時天已垂暮，月出上弦，雪後初晴，天氣格外清新，寒威越發感到凜冽，我們在雪霧後入夜行軍，由於鄉村道路彎曲，使行軍隊伍單行走來，雖僅二百餘人，前後相接，連成魚貫一線，循着山路，穿過樹林或小村而進，好像電影銀幕上戰爭片中的行軍一樣，別有一種雄壯氣概。這一夜在月色與星光互相照耀中行軍，比

了昨晚在雨雪黑暗中的行軍，似乎苦樂不同，而且心情寬朗多了。同是一個夜，在不同的環境、天氣、和個人與集體共患難的境遇來渡過，顯出有緊張、危險、安樂、愉快、愁苦等等不一樣的感受。

海角盡頭絕處逢生

一夜之間，走到文登縣崑崙山的「崗頭」，乃是七區專員公署的所在地，鄒專員率部迎接，因情況緊急，囑他妥慎佈署疏散事宜。我們休息不到一天，敵人跟踪而至，同時北面威海灣的敵人，也朝向這裏夾擊。至此，情勢危急，地區愈窄，如再往東走，不過三五十里，便是膠東半島之尖榮城縣的盡頭了，將見海天無際，莫能飛渡，祇有束手就擒了。

我們部隊的行動，為免給敵人以目標，我下令疏散隱藏起來，當夜我和高副官長芳先（後升青島保安總隊長）由七區專署政治指導員苗君帶路，從崑崙山出發往文登南方通宵疾行，這一夜可以說是落單逃難，穿過了不小的密林深山，天明時到了海邊的冷家村，因為苗指導員是本地人，地理情形與民間關係，極為熟悉，由他選擇了最好的一處休息。這種落單行動，乃是帶兵的大忌，這是完全失去抵抗的能力，事後檢討，覺得措置錯誤，不能再犯。因此後來再逢敵人掃蕩時，儘管敵人大隊兵力，分多路來會擊，我們都利用夜襲率部繞至敵後，使敵人失去目標，變敵人後方為前方以逸待勞，遇有機會，即打擊敵人。我們一行三人，正想在此暫避敵鋒，誰知不

及一日，敵人已有一股循文登南部海邊搜索而來，苗政治指導員怕敵人挨戶搜查，設計藏在室頂堆東西的閣樓上或夾雜在地窖裏，都覺得不妥，因為魯東當時我是最高軍政長官，不能被敵人捕去，失掉領導重心，最後想出一個萬全之計，決定帶我到海邊鹽陀隱藏起來。魯東半島沿海地區

出鹽，海邊常有鹽陀一堆一堆的豎立在海灘中，我們三人分別爬入一個鹽陀裏面，待了一夜，面對海上，夜聽怒潮澎湃，眼看上弦月光，照得海濱如萬馬奔騰而來，令人心驚！詩人所寫「月光戀愛着海洋，海洋戀愛着月光，啊！這樣蜜也似的月夜，叫我如何不想他！」那種情調，簡直一些也沒有。

可見一個人的情緒，是與境地與遭逢的不同而感覺各異。

並沒有消滅我們游擊隊的武力；敵人所到之處，放火殺人姦淫婦女，老百姓和游擊隊萬分痛恨，因此更增強了軍民一致抗敵的決心。

半個月的敵人掃蕩既畢，我們也回到了海陽高家行署所在地，重整旗鼓，依然推行我們的抗戰工作。我因在文登海邊鹽陀凍了一夜，受了寒氣侵襲，回到海陽後不幸生了一場大病。

前往魯南中途遇伏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由魯東赴魯南山東省政府途中，經過平度縣魯家邱遭遇敵人的埋伏。此行我是去省府向主席沈鴻烈述職，於十月二十日由萊陽店埠日暮時啓程，同行有五十一軍副師長王仲昇及護送部隊四百餘人，馬十餘匹，王副師長代表魯蘇戰區來魯東視察後回魯南防地，王副師長戰鬥經驗豐富，行軍之前，一再叮囑我們，行動要迅速，保密，寧可多流汗，以免流血。這一次夜行軍是由十三區專員公署為我們沿途安排行程在拂曉之前到達魯家邱止腳休息，為了一夜行軍到達魯家邱要歇息，在我們由店埠啓程之前，先由專署派副官到魯家邱籌備四五百人的住屋及伙食的消息，驚動了該村的村民，於是被敵人獲悉，平度城的敵偽軍，便在我們到達魯家邱之前，預先佈置步騎炮兵埋伏在村內、村外四周。我們整夜行軍，拂曉時分剛剛到達，正在解鞍卸甲安頓食住之際，忽然一聲信號炮聲，起初原以為自己部隊走火，未加注意，未幾，又來一炮聲，彈落街中，才知道已中敵人埋伏，正待衝出時，街內



抗戰勝利青島光復本文作者在親題「山海重光」之石碑前留影。

槍聲齊作，我們數百人均在敵人陷阱之內，急忙間，從村街小弄間隙分頭衝出時，村口間都有敵人預先埋伏佈好陣地，剎時密如連珠的機槍和匪彈，沙沙作響飛向我們頭上，幸天色未明，魚白色的天空，視線模糊，給予敵人的目標不太清楚，否則將遭全軍覆沒。我們衝出村莊，乃是一片平地，那時正是秋冬季節，田野正是黃豆收割之後，全無掩蔽，一望無際，旭日初升敵人槍炮並發，對我們四面掃射，我此時極為沉着，噓噓的聲音，在我耳邊，跨下通過，槍彈落在我身邊不遠，我仆倒地上，要高副官長拿出地圖來，判定由何方突圍，不再陷入敵人控制區內。迨後槍彈聲繼續呼呼作響，炮彈落在前面而爆炸，泥土不斷飛起，我們伏地爬行，逃出了敵人的彈雨炮火，幸留殘生，不久各自逃還原地（店埠），在夜間走了整夜的路程，如今不須二小時便都逃回來了，可見逃命與平時趕路不同，無非前者有生命存亡關係，到了店埠檢查一行人馬等後，僅有十餘人的傷亡，但輜重盡失，最可奇者，十餘騎馬匹，早已先我們而還。原來馬走過的道路，即在黑夜經過村野田陌彎曲小徑，它也記得清楚，如果你掉頭放縱任其自回，它也能走歸原處，至此我才恍然俗語有云「老馬識途」的意義所在，何其正確！年輕人應該尊重老年人的經驗，莫使「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成爲後悔。

夜行軍在被敵人大掃蕩時祇是辛苦、艱險，並不是在死亡邊緣，惟有這次夜行軍遭遇敵人埋伏，真是危險萬狀。我人知道，兩軍對陣作戰，彼此均有準備，進攻退守，可以自主，抵敵不住

，可以後退，並不危險。至於兩軍遭遇戰，大家忽然碰頭，彼此猝不及防，驟然開火，勝負命運，各佔一半。惟有遭遇埋伏，可能全軍覆沒，最爲危險。在平度魯家邱中敵埋伏，幸未全軍覆沒，但確是最危險的一夜。

青島偷渡虎口餘生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下旬，我以代理青島市長的職務，巡視青島膠州灣對岸的薛家島，並連絡在膠縣一帶的游擊部隊，預備在盟軍太平洋美國海軍登陸青島響應作戰。我由勞山啓程，途中在夏莊對青島保安總隊全體官兵訓話後，入晚，經過城陽附近，跨過鐵路線，到即墨縣第六區內，再轉到膠縣第五區與山東省保安第一旅姜旅長會晤（姜部原駐魯東海陽及即墨一帶，姜曾兼海陽縣長多年，原皆爲魯東行署所指揮）。我曾在該處逗留一個多月，巡視薛家島後，原擬仍循來時途徑返回勞山，但路程須走二三百里，又必須越過敵人星羅棋布的據點或警戒點線，中途難免爲敵人節節截擊，若由薛家島尖端，渡過海峽到勞山游擊區登陸，不過四五十華里，乘小船遇順風，只須二三小時可達，經過考慮之下，決定由海上回去。

青島是日本佔領華北後的海軍基地，對於膠州灣的戒備，非常嚴密，而膠州灣口形勢更是險要，警戒尤嚴，白天監視甚嚴，夜間也時有汽艇游弋。想從海面偷渡，事實上比陸地還要困難。因爲海面沒有遮攔，目標最易發現，我取道海上回勞山游擊根據地，不過取其距離很近而已。這

次試身虎口來冒一次大險，只要在片刻敵人不注意的空當中幸而不被發現，我就可到達彼岸了，這只有利用黑夜，而且要有刮着順風的黑夜。

十月十二日那天晚上，剛巧海上刮着西南風，而且星月無光，海面是黑越越的。我想敵人的戒備可能鬆懈，也不會想到有人偷渡，正給我一個機會，於是只帶一名隨從兵，坐着一隻長僅一丈的小船，這隻小船，由薛家島區長選定了三名技術熟練海上經驗豐富的精壯漢子駕駛，以兩人在前，一人在後，三條木槳，破浪前進。我蜷伏艙內，因艙位太小，兩腿無法伸直，簡直縮成一團。像這種小船，平時只有一人駕駛，出海打魚，這回是冒險偷渡，增加人力，當然在求快速，趁着順風順流，本想可以疾去如飛的急進不已，不料離岸不久，天有不測風雲，風勢突變，忽由西南風轉吹東北風，而且風勢愈吹愈猛，這一葉扁舟，逆着風向，頂着海流，格外難於掌握，甚至前進一丈，會倒退兩丈，我在狂濤怒擊之中，只好任其簸弄，隱隱看到忽而衝上一丈多高，忽而落下幾丈多遠，三個船夫，只是使盡氣力，把這條小船，在浪頭裏打鞦韆，和死神拼命搏鬥，只要手法稍欠靈活，力量一撐不住，就會給海浪吞噬下去了。

遭遇逆風生死一瞬

在逆風波浪裏前進，船夫們使盡力氣的結果，僅僅達到每小時船行四華里左右，真是路長夜短，焦急不已，萬一氣力衰竭，而逆風加劇，則勢必陷於絕境。他們在船上死勁地搖槳，我在

船艙裏蜷臥地躺着，給風浪掀得翻來覆去，生命也等於失去保障。這一夜的心情，時而神魂飛越，時而萬感填膺，又看見了下弦殘月東昇在海面上，這形狀猶如被砍去半個的人頭，黯無光彩，更爲可怕。當在思潮一如浪潮起伏的那時，想到古來志士仁人於呼吸存亡之頃，凜然有不可奪其志節之氣，乃由於平日讀書養氣之功，自有一片精忠，耿耿在懷，能够有「見危授命」、「臨難不苟」的表現，此種修養功夫，不是平日講學著書，言之成理就可做到，一定要在真正危難的時候，才可顯出。一念及此，生死置之度外，只有虔心堅定，抗戰到底，成功成仁，都是一樣！

我那一葉扁舟，三條壯漢，經過長時間與海浪搏鬥，好容易熬過了大半夜，總算沒有落到死神魔掌，也沒有遇到敵人的巡邏小艇，遙見青島市區點點燈光，知道船還在匯泉炮台與湛山附近之間前進，尚未駛過三十華里，祇有全程之半，如此將不免於黎明後，被敵人發現，自投羅網，送進虎口！

在游擊抗戰者而言，正是「代表光明」的「黑夜」已經過去，「代表黑暗」的「白晝」即將到來，此時只有靜候命運的發落，準備犧牲。三位壯漢船夫，通宵辛苦，已經筋疲力盡，祇好歇息一下，放舟中流，聽其所止。天無絕人之路，惡作劇了一夜的天公，忽然作起美來，正在東方泛着魚肚色的薄雲，紅日將浴海而出的時候，突然海風轉向，又自西南吹來，小船由逆風得到順風，揚帆疾駛，一二小時內，飛駛四十里，到達勞山邊境的石老人海岸，青保總隊總隊長高芳先

，已在岸邊迎候，上岸之後，感謝三位船夫的辛苦奮鬥，終於把我送到目的地，三位船夫都是青島市民，雖在敵人控制之下，但愛國抗日絕不後人。他們說：「今天能有機會爲長官效力，感到非常欣幸，亦是一個市民應盡的天職」。對此我更瞭解抗戰是全民不分男女老幼的爲國奮戰，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才是

抗戰勝利的保證。

我幸安全歸來，回看海上，夜航遭遇逆風的情景，恍如一場惡夢！

夜，子我以安慰，子我以興奮，子我以緊張危險，也子我以不少的機會去體驗人生的不同遭遇，去領悟國家的重要與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六十七年九月三日

台灣鐵路貨運服務事業之發展

鐵路運輸是純粹交通服務的事業，社會愈進步，經濟愈發展，愈需要完整的運輸服務，以促進貿易與文化思想的交流。鐵路服務的對象，分爲旅客與貨物。貨主將貨物委託儲運機關後，完全失去自己的控制，一切要靠從事儲運人員的服務精神和努力，達到貨主預期的目的。在近代大量消費和大量交換的時代，經過鐵路運輸的貨物，往往亦經過水路公路等多種的聯運，而且除了運輸以外，與運輸效率密切有關的工作，如裝卸、保管、搬運、接送、包裝、改裝、報關、保險等，都和貨物的安全迅速，與費用節省，有直接影響，爲求謀以最少的時間和費用，完成貨物從一地到另一地的安全移動，完善而健全貨運服務機構，確有需要。台灣鐵路貨運服務所，就是爲達成上項目的而設立的。這種以一個貨運服務機構，綜理各種大宗貨物的運輸服務工作，確實節省了不少的儲運組織重疊，及人事和設備等等的浪費，他們已具有數十年的工作歷史，創交通服務事業之前驅，前途發展，實未可限量，希社會各界人士，不斷指教和予以業務上的支持。